

《红楼梦》的杰出贡献

□李希凡

我们所以要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决不是因为他的《红楼梦》是一部写了自己贵族之家的精裁细剪的传记,也不是因为《红楼梦》现在已成了特殊癖好者关于清雍正王朝夺嫡斗争的“索隐大全”,而是因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杰作。它深广地概括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即使是从小说的艺术成就来看,鲁迅早在70年前就给予《红楼梦》以崇高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

虽然已时过70余年,鲁迅的评价,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文革”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突出它们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就,这是受苏联文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有所变化,实际上中国古典文艺遗产极富民族个性特征,有多彩多姿的艺术成就,既富有浪漫精神,又颇有象征意味,现在有的外国文艺研究者,甚至从《红楼梦》的艺术创作中解读出如现代派的行为艺术,我以为是,在一位天才的文学家的创作中,这也是可能有的现象,不足为奇。

不过,我仍然认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都是真的人物”,即现实主义地深广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得什么是封建社会”,我们曾誉之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仍然是曹雪芹《红楼梦》对中国文学史的杰出贡献。《红楼梦》的中心情节虽然写的是宝钗黛的婚恋悲剧以及大观园众少女的不幸命运,但她们又是生活在已渐衰败的荣宁贵族或贾史王薛四大贵族的末世繁华的统治下,因而,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政治斗争、经济困窘,贵族生活的奢华糜费、道德沦丧,自然是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更可贵的,是它以高雅华贵、陆殿三官为生活主调,却也充盈着特定历史氛围中的社会风气、乡情野趣、市井风光。清人诸联就说过:“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棋唱曲,下至医卜星相,戏说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为曹家独得。”(《红楼梦梦》)清末民初的洪秋藩则称赞《红楼梦》是“独一无二之书”,“家常琐细,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备记之”。(《红楼梦扶微》)这也就是说,《红楼梦》写出了封建末世的世态人情的真境界,人的命运遭际的真境界,人在复杂矛盾生活中的思想、意绪、感情的真境界,而只有这样的“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才能写出“真的人物”。用文艺学术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典型问题,既不是某红学家所谓的苏联拉普的理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而是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加以论述的艺术形象创作的规律性的概括,只是到了近现代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论著中,如德国的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直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鲁迅、毛泽东,都有过愈来愈深刻、愈来愈系统的论述。用别林斯基最通俗的解释,即“在一个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

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别林斯基论文集》第120页)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写出这样典型的有才能的作家,只有曹雪芹;能写出每个人都是典型的作品,也只有一部《红楼梦》。我读过的外国作品不多,但以个性化的典型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果戈里《死魂灵》的乞乞科夫、冈察洛夫《奥勃罗摩夫》里的奥勃罗摩夫,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里的葛朗台老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卡列尼娜……那都只是小说主人公“个体”给我留下的印象。而曹雪芹《红楼梦》的典型形象的创造,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主人公身上,而是着力塑造同一生活环境中众多的个性鲜明的真的人物的艺术形象,这曾被誉之“如过江之鲫”(据说鲫鱼过江是结成一团滚游过去的)!

《红楼梦》的魅力无限,首先是在人物创造上个性化的描绘与刻画。在《红楼梦》里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四百人,可以说,他们的出场,只要有活动,有对话,就会有个性化的表现,都是“真的人物”。可谓纷繁多姿,决无重复。如第七回焦大醉骂,不过一个镜头,几句醉话,就活画出一个忠心奴仆的灵魂,并以小即大,隐示了宁府贵族多少乱伦的败象。曹雪芹笔下也写了三姑六婆,市井人物,水月庵的静虚,只是同王熙凤的一席对话,就活脱脱地揭示了她的损人利己的丑恶的精神面貌。在贾芸眼里,倪二本是市井无赖,却却是和他的偶然相遇,出手相助,才使他有了晋见凤姐的机遇(第二十四回),曹雪芹只写了他们的两次短暂的会面,就把这个重义的江湖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村妪刘姥姥,虽只写了她的两次出场,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曹雪芹淋漓尽致地创造了富有特殊社会意义的典型性格。

自然,这都是小说写到的次要人物,或者只有一次露面,但从作者简洁的笔墨中,也能窥见鲁迅所赞誉的作家塑造人物个性的高超艺术手腕。不过,成功的文学典型,自非一两个生活镜头的投影、几个细节的个性描写所能完成的。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它是以雍容华贵的贵族上层的家族生活和社会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多数人物又是生活在末世繁华的高梁锦绣的贵族府第,但在曹雪芹的笔下,却各有各的身世经历,各有各的命运遭际,各有各的个性风采,各有各的审美意义。金陵十二钗,虽然都是生活在大观园同一环境,年龄和生活方式也大体相同,可个性、气质、言谈、风采,以至音容笑貌,却决无雷同的描写,也包括各房的大丫头们,如鸳鸯、平儿、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小红、司棋、紫鹃、莺儿,她们虽然都是生活在大观园。她们深印在读者心目中的,既是熟悉的陌生人,又是独特的这一个,特别是处于情节中心的婚恋悲剧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借用“脂评”的一句话评都应当是“亘古一人,并无二致”的“真的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石头记》手抄本脂砚斋评语中,对艺术形象有很精彩的分析和评论,譬如对贾宝玉艺术形象的创造,就有一节这样的评语:

据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中见之而知有其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石头记

己卯本第十九回夹批)

一芹一脂,关系何等密切,连脂砚斋都“实未目曾亲睹”“其宝玉之为人”,哪来的“贾宝玉即曹雪芹”的“自传写生”?当然“脂评”作者也没有看过别林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因为那时它们尚未产生),但他的这番议论,不也隐约地道出了“熟悉的陌生人”与独特的“这一个”的个性化艺术典型的创作规律吗?

然而,对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形象性格、个性风采完全不同的文学典型,脂砚斋却又有把她们合而为一的评语: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半三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这是《石头记》庚辰本第四十二回的“回前批语”。此回书的前半回是写薛宝钗听了林黛玉行酒令随意说了两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戏文,就捏着了这个短儿,对林黛玉循循善诱地讲了一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道理,小说也的确写到了林黛玉“心下暗服”,并消除了对薛宝钗“藏奸”的误会。但这怎么就成了“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了呢?俞平伯先生据这几句“脂评”是这样进一步发挥了所谓“钗黛合一”论的。

这最后一条四十二回前的总评,原本是没的,却特别重要。这对于读《红楼梦》的是个新观点。钗黛在200年来成为情场著名的冤家,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却不料作者要把两美合而为一,脂砚先生引后文作证,想必黛玉逝后,宝钗伤感得了不得。他说:“便知余言之不谬”,可见确系作者之意。咱们当然没缘分看见这后半部,即在这前半部也未尝没有痕迹,前五回写一女子,“其鲜艳妩媚有似宝钗,其袅娜风流则又如黛玉”。又警幻说:“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汝”。这就是评书人两美合一之说根据,也就是三美合一。(《红楼梦研究》第213页)

我真的弄不懂,林黛玉即使完全信服薛宝钗的说教,即使薛宝钗的鲜妍妩媚、林黛玉的袅娜风流,同为曹雪芹或贾宝玉理想中的美人,这怎么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性格、个性形象“钗黛合一”的理论根据?钗黛是《红楼梦》中两个活生生的“真的人物”,她们的身世经历、命运遭际大不相同,在读者心目中,也决没有“二美合一”的感受,更不用说,《红楼梦》写了贾宝玉在梦幻中与可卿有过一番性爱,就算曹雪芹有意借贾宝玉的幻觉写出可卿这种“兼美”的意象,这种幻笔,怎么就把薛宝钗、林黛玉、秦可卿变成“三美合一”?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岂非在现实生活中也和贾宝玉有了瓜葛?这些假语村言居然还能在现代红学研究中继续发酵!要知道,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都是曹雪芹笔下的“真的人物”,宝黛还是小说情节中婚恋悲剧的两位女主人公,她们是现实生活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她们的悲剧性格内含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她们虽不是对立的两极,却也决不是可以混同的“合一体”。在小说情节里确实曾写到贾宝玉艳羨薛宝钗的“雪白一段酥臂”,不也很遗憾它没有生在林妹妹身上吗!尽管过去左黛右钗之说(包括我的最早的文章)过分在思想观

念上从消极面贬低了宝钗的形象和性格,而轻视了她也是曹雪芹成功塑造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人们称之为《红楼梦》中的(薛林双绝),则可以理解,因此非把钗黛合成一个人,那她们还算是什么“真的人物”!

即使仅就《红楼梦》宝黛钗的婚恋剧来看,钗黛也无法合一,作者倾心力描绘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而二宝的婚姻,终究也还是贾宝玉出走的冰冷结局。对这场婚恋悲剧的两位女主角,作者确实都有同情。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册子里,也看到了所谓的宝黛合写: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但这分明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美质,不同的悲剧,何况在《红楼梦》十二支曲里,作者却是接连写了悲悼宝黛儿女真情的两首哀歌: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难离。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我想,即使从这“情”的内涵而言,宝黛也不是“兼美”!何况薛宝钗的那番道理,也并没有真正改变林黛玉的“性情”。第六十三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那前四美为西施、虞姬、明妃、绿珠,林黛玉悲的是她们的“红颜薄命”,却独独歌赞了红拂慧眼识李靖于穷途,不惜私奔,乃不受“羁縻”的“女丈夫”的行为,“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具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暮,岂得羁縻女丈夫”。这种充满豪气的言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仰者敢想敢说的吗!薛宝钗是读了这《五美吟》的……

的确,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曹雪芹并没有把薛宝钗写得“稀糟”,薛宝钗和林黛玉一样,都是《红楼梦》中不朽的文学典型,形象非常丰富,是一个性格复杂的“真的人物”,毫不逊色于林黛玉,但薛林双绝并非“钗黛合一”。钗黛二人性格迥异,所谓“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各具特色的人生底蕴和精神内涵,不只她们的音容笑貌,情态各异,就是她们的美丽与智慧,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和神韵,是曹雪芹的如实描写,不是实为一人 的幻笔。她们活在作品的情节里,也是读者心目中的客观存在。

如上所说,所谓“脂评”确有不少精彩的艺术见解,但有些看法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对“宝卿”那些并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赞誉,而把两个形象、性格大不相同的宝黛的“真的人物”,视为“幻笔”,并合二为一,就是他对《红楼梦》的误读误解。

我们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是由于他创作了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红楼梦》,而《红楼梦》的成就又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真貌,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地塑造了如“过江之鲫”的个性各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真的人物”。

曹雪芹《红楼梦》是以深厚的文化蕴涵,高超的艺术手腕贡献于中国文学史的巅峰之作,可与鲁迅同在,至今尚无“来者”!

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的第二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于近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

本届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围绕“艺术与当代社会转型、域外汉籍与艺术传播、艺术的经典与经典化、艺术品的观看与描述”、“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特征”、“音乐学与艺术学理论”、“音乐作品中的真理置入”、“传统书画评品与书画鉴藏”、“意识形态与当代艺术创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论坛期间,许多学者的发言都得到与会者积极响应,诸如涉及“艺术学理论与美学、门类学科的关系问题”、“艺术理论的价值及其生存环境问题”、“门类艺术作品中的所谓‘真理’及其内涵问题”、“艺术史学及其个案研究的艺术学理论价值问题”、“艺术作品的经典化问题”等等,都在论坛中引起青年学者的热议。参会青年学者充分表达各自学术观点,艺术学界的专家学者凌继尧、周宪、王廷信、刘伟冬、黄悼、居其宏、刘承华、夏燕靖、康尔、苗怀明、韩鍾恩、袁熙旻、费泳等作为点评专家与会。

会议邀请参会学术嘉宾和青年学者,以“沙龙”的形式就什么是艺术学理论,如何从门类艺术介入艺术学理论研究,如何在各个艺术门类研究中实现打通等话题,从不同角度、不同的理论切入点进行了自由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营造了百家争鸣、追求创新的良好学术氛围,令参与嘉宾及青年学者印象深刻。

周宪提出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面临且亟待解决的四个重要问题,即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美学的关系;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史的关系;艺术学理论和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的关系;艺术学理论和各种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是否能够建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内核所在。王廷信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科升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分歧是客观存在,而这种客观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艺术学理论学科会被具体的门类艺术学科所替代。究其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有其独特的研究基础和对象,而它又是基于不同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所产生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要有所为,就必定要把研究建立在门类艺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而在方法上也要在比较各类艺术的过程中“左顾右盼”,从而把理论成果上升到艺术学理论的层面。

论坛讨论中,不同艺术门类的学者更是在艺术学研究的平台上,共同探讨以推进。例如,刘伟冬对“艺术大学”的建制出发,阐述了“艺术大学”对于不同门类、不同层面艺术理论的滋养与孵化功能的实现问题。他认为“艺术大学”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名称概念,在其背后实际上更是有着“大学”对于“艺术”的深刻理解以及更为广阔的包容性,“大学”往往更适合承载“艺术”的丰富的内涵。诚然,“艺术”问题不应该局限于对于艺术技巧的熟练掌握,也不能局限于“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娱乐或者消费,而更应该凸显一种艺术精神以及艺术对于优秀文化甚至人类文明的承载作用。而这样的承载实际上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更是需要思考和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恰能够突显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独特价值和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

艺术学学科当前的新格局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现状,需要艺术学界的诸位研究者们具有更高和更广的学科自觉意识,谋求共同促进艺术学学科的辨识、成长、直至奠定起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而在此过程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责任担当不可或缺。艺术学学科的理论基地及其人才培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才真正在我国高校学科目录中出现,从学科与人才成长的规律来说,还处于成长期,因而对青年学者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更应有一份承担。正是在对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处的建构过程的高度关注,孕育出的学术自主性的新诉求,形成我们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多种憧憬和预示。这其中既有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知识层面和知识生产制度层面上需要努力突破的瓶颈,更有对源于不同学派思想观念构成的学科现状的重新评估,对学术、对科学的这种时刻追寻和想象,也正是一代代学者经历学术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转换。青年学者应该为提升我国艺术学学科的建构有所作为。

扎实推进艺术学理论研究

□王谦 赵笈

- 北京 14人**
王海平、刘宗、孙朝成、李宏燕(女)、李德禄、杨建业、杨振东(辰东)、沈钰(女)、宋丽喧(携爱再漂流,女,满族)、孟飞(女)、胡位蓉(女)、郭宏若、郭晓惠(女)、唐欣恬(小鬼儿儿儿,女)
- 天津 7人**
万镜明(女)、王晨辉(王小柔,女)、刘向阳、刘晚鸥(女)、李重远(岩波)、张彦、唐绍忠
- 河北 11人**
王舜(满族)、安明法、李浩夫、杨志科、汪云霞(女)、袁诗萍(施施然,女)、聂丹(聂昱冰,女)、郭智慧(女)、常聪慧(女)、雷玉华、魏平(女)
- 山西 7人**
马增祥、王宏伟、冯树廷、杜学文、李燕蓉(女)、吴国荣、郝志远
- 内蒙古 20人**
丁玉龙(海日寒,蒙古族)、王革(女)、王建军(敕勒川)、王樵夫(满族)、乌云格日乐(女,蒙古族)、乌仁高娃(女,蒙古族)、史雁飞(蒙古族)、包布仁(蒙古族)、包国卿(蒙古族)、包斯钦(蒙古族)、伍金宝(蒙古族)、皮胜(鄂温克)、刘爱民、芙蓉(女,蒙古族)、李乌力吉(蒙古族)、张为忠、张阿泉、张雅琴(女)、孟松林(鄂伦春)、高力套(蒙古族)
- 辽宁 13人**
王开(女,满族)、王立光、冯璇(女,满族)、许迎坡、孙担担(女)、李志国、李皓、宋长江、张景山、陈玉民、赵凯、侯国锋、郭宏文
- 吉林 20人**
王可心(女,满族)、王瑯(王小王,女)、冯堤、刘兆福、朴连生、孙长春、纪洪平、李晓艳(女)、杨庆祥、杨俊文(满族)、邱培德(满族)、杨莹莹(女,满族)、邱苏滨(女)、沈胜哲(朝鲜族)、张亚库、张赤、张秀章、郭雨廷、梁晓权(女,蒙古族)、谢顺丰
- 黑龙江 6人**
叶君、朱珊珊(女)、孙世群、李洪奎(朝鲜)、周娟(女)、潘红莉(女)
- 上海 7人**

- 王宏图、许平(女)、张百年、张培基、陈惠芬(女)、龚静(女)、滕俊杰
- 江苏 27人**
卫道存、马鸣玉、王勇、王朔、卢菁(天下归元,女)、冯兴振、朱杏芳(娜或,女)、刘凤鸾(女)、刘春龙、刘晔(骁骑校)、许军、李永彩、杨波、杨洪军、沈潜、张文献、陈绍龙、陈亮、范双喜、赵永生、赵玲(赵菱,女)、姚正安、徐晓华、黄慧英(女)、曹学林、葛芳(女)、曾竹花(纯子,女)
- 浙江 25人**
王孝翰(王小几)、王国灿、王路、朱菁(女)、李江月(女)、李郁葱、杨达寿、杨振华、吴文君(女)、吴雪岚(流激翠,女)、岑其、邹汉明、陈洪桥、陈晓娜(诗精灵,女)、陈德根(布依族)、周启航、赵遵生、胡百顺、顾文艳(女)、钱利娜(流苏,女)、黄咏梅(女)、章骥、谢方儿、褚汉江、濮波
- 安徽 13人**
于吉瑞、邢思洁、刘永彪、刘克祥、闫立秀、汤湘华(女)、许卫国、许若齐、孙仁歌、姚岚(女)、夏冬波、梁紫、魏邦良
- 福建 17人**
马星辉(回族)、王海青、卢一心、刘建、吴永雄、吴永福、邱贵平、何英(女)、宋瑜、陈毅达、郑君平、高晶炯(女)、郭永仙、郭志杰、郭美艺(女)、龚洁、廖恩诚
- 江西 7人**
邹小辉、江华明、杜青、杨怡(女)、汪天行、黄荣泉、詹文格
- 山东 29人**
于中华、马立宪、王小磊(骷骸精灵)、王桂林、王晓华(女)、王鸿鹏、朱卫军、刘世民、刘真卿(女)、刘照如、李云亮、李林芳(女)、杨学锋(回族)、杨勇(阿里歌歌)、张世勤、张建广、张建平、陈剑霞(女)、邵春生、范志伟(范玮)、林纾英(女)、周海波、房伟、高建刚
- 河南 17人**
曹召亮、曹娟(米吉卡,女)、曹毅(高楼大厦)、蒋新、温泰桥
- 湖南 21人**
王晓英(女)、文爱艺、石勇(苗族)、安丽芳(女)、李遇春、李御、杨村、杨郢生、应才兵、汪忠志(女)、张艳平(女)、陈哈林(土家族)、周火雄、周古平、周新民、姜燕鸣(女)、黄发清、彭承忠(土家族)、蒋南平、鲁梓扬、谭兴国
- 湖北 21人**
王青伟、毛云尔、邓朝晖(女)、向娟(天下尘埃,女)、李怀孛、李晓敏(菜刀姓李)、李健、杨宁(侗族)、张晓鸿、罗学知、周瑟瑟、赵燕飞(女)、秦建国、唐象阳、谈雅丽(女)、陶永喜、曹旦昇、龚爱民(土家族)、章罗生、彭世贵(土家族)、彭图湘(土家族)、曾石滨、曾海民
- 广东 13人**
王龙、王惠平(女)、李孝君(李钊子)、李国斌、杨之郊(女)、吴振宏、陈桥生、林俊敏(阿菩)、秦锦屏(女)、唐成茂(唐朝有梦)、曾楚桥、谢文欣、戴斌
- 广西 7人**
尹秀华、陈学璞、庞华坚(庞白)、莫雅平、容本镇、黄鹏(壮族)、谢凤芹(女)
- 海南 3人**
李咏芹(细菌蘑菇,女)、赵承宁、曾万紫(女)
- 重庆 4人**
杜雅熙(女)、李海瑕(皎皎,女)、杨矿、梁平(冬婴,土家族)
- 四川 12人**

- 王雪珍(林雪儿,女)、王蓉(白玛曲真,女,藏族)、木帕古体(彝族)、李国超、李盛文、吴怀乡、宋晓红(女)、罗杉、周云和、赵晓梦、姜明、简以横
- 贵州 5人**
王晓旭(末末,苗族)、刘自力、李大勇(李寂荡)、李文明(苗族)、唐玉林
- 云南 8人**
左中美(女,彝族)、布饶依露(女,佤族)、刘平勇、何松、陈晓兰(女,蒙古族)、袁智中(女,佤族)、唐似亮、彭孳英(女,白族)
- 西藏 4人**
多吉次仁(藏族)、杨年华(白族)、张文婕(女)、陈跃军
- 陕西 11人**
马慧聪、王琪、王锦涛(王楸夫)、龙云、孙兴盛、陈彦、茹继田、党宪宗、韩小英(女)、霍忠义、魏建国
- 甘肃 10人**
包容冰、李萍(女)、杨建仁、张亚杰、张怀群、张明、陈田贵、郭香(女)、曹雪纯(妖精七七,女)、焦清
- 青海 5人**
邢永贵、杨廷成、宋长玥、胡永科(古岳,藏族)、葛建中(方格)
- 宁夏 8人**
马占祥(马茹子,回族)、马金莲(女,回族)、火会亮、陈勇、赵华、赵炳鑫、唐荣尧、蔚然(满族)
- 新疆 8人**
乌其洪江、玉麦尔(维吾尔族)、李娟(女)、李颖超(女)、吾买尔江·斯地克(维吾尔族)、张甲进、陈子、萨哈提汗·唐海(哈萨克族)、康剑
- 兵团 4人**
王善让、段海晓(女)、彭惊宇、曾秀华(女)
- 延边 3人**

- 朱霞(女,朝鲜族)、安国贤(朝鲜族)、蔡永春(朝鲜族)
- 解放军 15人**
丁继东(女)、尹小华、冯骥、吕怡慧(女)、朱旻鸢、刘克中、刘标政、孙彤(女)、李潇潇(女)、何春喜、欧阳青、周东浩、赵宏杰、施昌宇、廖建斌
- 石油 5人**
王克荣、刘丽(女)、李杰训、李佩红(女)、张怀帆
- 铁路 3人**
刘华、李金桃(女)、郭保安
- 煤矿 5人**
何贵同、郭安廷、黄静泉、曹森、薛晓燕(女)
- 国土 2人**
陈国栋、高洪雷
- 电力 1人**
李治山
- 冶金 1人**
云丁鼎(蒙古族)
- 水利 3人**
杨马林、何红霞(女)、张志坚(女)
- 石化 2人**
尹顺国、陶少亮
- 公安 6人**
王琳(女)、李炳天、吴焘冰、郭海滨、臧思佳(女)、翟营文
- 金融 2人**
赵宇(女)、罗鹿鸣
- 其他 36人**
王世尧、王素蓉(女)、王景山、尹洪东、田水泉、刘玉琴(女)、刘伟见、刘春声、刘彦生、刘琼(女)、刘谢、孙金岭、李一鸣、李云雷、李双丽(女,满族)、李琼璐(女)、杨庆祥、吴基伟(侗族)、张克利、张清华、陆建德、陈岗龙(蒙古族)、陈亮、陈艳(女)、陈捷延、罗雪村、罗静文(女)、龚海燕(女)、梁鸣(女)、朝戈金(蒙古族)、窦欣平、颜慧(女)、霍俊明、魏奴(女)、任海燕(桐华,女)、苏姗姗(苏小懒,女)
- 香港 2人**
李远荣、潘明珠(女)
- 澳门 1人**
邱子维